

# 萬里烽烟入越南 (一)

歐陽明

## 從烽火中邁向征途

民國三十八年夏天，自從長江不守，武漢撤退後，截亂戰局，已進入了更嚴重的階段。共僑林彪所部第四野戰軍，沿着長武路向南壓迫，劉伯承所部第二野戰軍，則分由萍鄉、蓮花等地向湘東進犯，前鋒到達了株州，長沙已受到包圍的威脅，整個湖南，瀰漫着火藥的氣氛。一般老百姓，無論貧富，都意味着大禍將臨，惶惶不可終日。安仁是湖南的一個小縣，在舊曆端節前，敏感的人們，即已開始「應變」的活動，住在城裏的市民，把所有的貨物傢具，不分晝夜，紛紛往鄉下搬移，大家見面，談的都是怎樣逃難的問題。筆者當時正主辦湖南安仁私立全能中學，雖然自己一再檢討，從個人在社會上做人處世來說，沒有什麼「清算鬥爭」的條件，可是做了廿幾年的國民黨黨員，參加過江西勦匪的戰役，尤其在山西塔山設治區担任行政公署主任的時候，與共匪結下了一些惡感，現在在社會上又稍具聲望，無論如何？總免不了牠們的注目，縱使苟全性命，有損氣節，那麼，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經過仔

細的考慮，認為逃難不是辦法，而且一錢莫名，寸步難行，所以我決定第一條路，暫隱山林，俟機再打游擊，第二條路，着重征衣，到部隊去參加截亂的工作。這種主張親友們也都一致贊同，因為除此以外，實在沒有更好的良策。

戰局的發展，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由於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所部第三和第十兩個兵團，在粵漢路各要點佈置堅強的防線，匪軍趨不前，造成密雲未雨的局勢。一直到八月初，忽然霹靂一聲，發生「長沙事變」，程潛、陳明仁兩逆，竟通電投共，他們這種自毀歷史，認賊作父的舉動，令人痛心切齒！程潛是黨國的元老，曾競選過副總統，陳明仁乃四平街勦匪的名將，居然做出背叛黨國的事情，真是廉恥喪盡，人格掃地。事變的消息傳到安仁後，空氣更為緊張，我正在家裏納悶，忽接老友張用斌先生由邵陽發來一通電報，邀我迅赴邵陽替他幫忙。張先生當時任陸軍第十師師長，從三十年十月在寶鷄一別後，多年沒有見面，前些時，曾通過幾次信，本想去看看他，因為學校的事務無法擺開，未果如願，現在風鶴頻驚，教育也辦不成了，避秦何處覓

桃源？正好回到部隊，走上上面所決定的第二條路。

## 拋妻別子投奔軍旅

張用斌師長的電報是七月廿八日拍發的，八月三日我才接到。經過一度考慮，即行籌措路費辦攜家務，準備行裝，原擬過了中元節起程，但沱河沿岸的砲聲，已清晰可聞，遂決定提早一天，在八號的清晨，我蘊着滿懷悵惘的情緒，和家人告別，妻一手抱着小珠，一手牽着玲琳，率領大兒保忠次兒保民在門前送行，她眼眶裏噙着兩顆晶瑩的熱淚，祝我珍重，哽不成聲，「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二十多年的恩愛夫妻，四十多歲的丈夫，迫於駭浪驚濤，重上戰場，「後會知何日」？無怪她這時涕淚縱橫，我是慣於出外的，也不禁為之悽然！

中午到了縣城，有好些學生，聽說我到軍隊去，要跟我前來從軍，經我婉詞拒絕，結果還有虞彬、虞彪兩兄弟，龍炳文、伍崇德、譚八元等五位，堅決要來，只好答應。一面交涉汽車，一面託人向縣政府領取路證。第三兵團部昨晚由攸

縣退駐縣城，一切均已進入戰時狀態，縣府正在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商車早已停止通行，到邵陽去有好幾百里路，交通大成問題，恰巧三兵團司令部的總務處秦處長駐紮蔡議長客廳裏，經過蔡議長的介紹，秦處長概允幫忙，立即寫了一張條子，准許搭乘汽車第九團的車輛前往耒陽，並說該團汽車馬上開行，不能耽擱。我本想在縣中的友好一一告別，這樣一來，就來不及了，只好道謝一聲，同了幾位學生，匆匆過河搭車，但見公路兩旁，排列汽車甚多，約有百餘輛，我們找到所准搭載的車輛號碼，剛要上車，縣府教育科歐陽科長萃然，匆忙地送來路證，同時悄聲地對我說：據縣府頃得消息，邵陽也已發生事變，能去不能去，還得要鄭重考慮！我說無論如何？到了衡陽再說，於是登車互祝珍重而別。

汽車由慢慢地轉動而奔馳，縣城漸在腦後消



民國三十八年夏奉命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之黃杰將軍戎裝照。

逝，故鄉的留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所系念難忘的，不僅是家庭的溫暖，祖宗的廬墓，而那所手創的全能學校，更是耿耿於懷！該校自民國十九年開辦起，到三十八年整整二十年了，三十六年秋季增辦初中，規模粗備，頗得社會的好評，三十八年夏期正擬增建校舍，開闢農場，期對社會作更大的貢獻，但在暴風雨即將降臨的時候，一切都成泡影了，幾十年的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寧不令人酸楚？

### 軍車轉轉衡陽道上

車到耒陽以後，已近黃昏，尋了客店住下，忽見有幾十輛滿載槍兵的軍車，向衡陽方向急駛，傳說紛紜，空氣頓形緊張，大小客棧，這時除了我和帶來的幾位學生外，盡是軍人。晚上耒陽軍警稽查處派來軍官一員，隨帶槍兵數名，前來

檢查，一看我們的護照是在邵陽去的，那位軍官的臉色為之一沉，並用目光向我注視着，看他的樣子，認為我們所去的地方，大有疑問，我知道情形不對，忙把張師長的電報給他看，並且向他探詢邵陽的情況如何？他一看電報是七月廿八日發出的（長沙事變前四日），態度慢慢地和緩下來，對我說：朋友！我告訴你，邵陽的部隊已經叛變，奉勸你們不要再去了。我當時表面上只好答允，但心想第十師這個部隊，我在那裏幹了六年政工，基礎非常良好，張師長書馨世家，素重氣節，如果附逆叛變，不會來電邀我，因為他知道我是怎樣的個性。經過一夜的考慮

，我還是抱定了到衡陽再說的一貫主張。

第二天上午，每人以一塊銀洋的代價，取得司機的同意，搭乘軍車前往衡陽，將要到站的時候，司機為避免檢查的麻煩，要所有搭客下車，我們無法，只好各人扛着自己的行李，下車步行，沒有走到多遠，陡然烏雲四合，狂風暴雨，迎面襲來，雖帶有雨傘，不能撐住，衣服行囊，全被淋濕，真是好像落湯雞一樣，非常尷尬！大家在路旁茶室裏休息一會，等到雨霽後，才在江東岸火車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

衡陽是粵漢湘桂兩路的交通樞紐，是抗戰的名城，經過日軍炮火的徹底摧毀，元氣尚未恢復，此刻因華中長官公署駐節該處，更成了戡亂軍事上的重鎮，大街小巷觸目盡是軍人，商店大部搬空，地攤應運而興，買賣以香煙肥皂舊衣服為最多，照來攘往，表面上雖尚熱鬧，但總掩不了那種蕭條淒涼的景象。

我們到衡陽後，第一件事是打聽邵陽方面的情况，有的說衡邵交通，久已斷絕，情况不明；有的說邵陽駐軍叛變，前幾天被中央空軍炸光了，這些話我還是將信將疑，遂急往粵漢鐵路護路司令部去找該部政工處王處長化歧，探詢究竟，以定行止。

誰知該部已經搬往廣州，又往別處拜訪幾位朋友，均已疏散，到處碰壁，這幾天的情形，變動很大，一切都非意想所及，我也有點徬徨了。回到旅館後，同幾位學生商量，他們都說，照現在情形看來，十分之九是去不成了，這一夜睡在旅館裏，思潮起伏，心中異常沉重。

### 謠言混亂旅舍夜驚

八月十日清晨，我們早睡正濃，忽聽旅店老闆氣急敗壞地奔上樓來，急叫開門，把門打開，只見他形色倉惶，右手持着剪刀，把蚊帳的繩索亂剪亂扯，一面關照我們：「客人，請快走，我要搬家了。」我問他為什麼這樣驚慌？他說：「剛才得到消息，匪軍離此地只有二十里，街上的人快跑光了，連挑水的、賣菜的、拉黃包車的，都跑得人影全無，你們請自己打算吧！房飯錢我也不要了。」我驟聽之下，起初也不免有些驚訝，但腦筋稍為冷靜一下，判斷這定是謠言，因為華中長官公署昨天尚未移動，無論如何？前方必須死力支撐，要撤退也不會有如此之快，老闆經我說服，也就放下心來，只打發家眷先走，不一會，警察來店，說剛才街上混亂，是有人造謠，證明我的判斷一點不錯。

上午買一張日報看，兩項消息，使我們恢復了去邵陽的希望，第一項是湖南省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黃達雲（杰）先生，曾於九日乘飛機邵陽，第二項消息是衡邵交通，日內即可恢復，問題是在等車的時間，衡陽是否屹立無恙？如果軍事上有了什麼變化，那就陷於進退維谷了。

爲了便於打聽汽車消息起見，下午我們搬到了城內一家小客棧住着，這家客棧，是一個同鄉開設的，生意異常冷淡，他也正在計劃搬家逃難，見是同鄉，不好拒絕，臨時備了菜飯，供給晚餐，並在廳堂裏架了幾個舖位，以資安宿，招待頗爲殷勤。這位房東，當時任衡陽警備司令部少

參謀，交游頗廣，他的叔父是我一位友好，我託他打聽往邵陽的汽車情形，他滿口答允。次早起來，他告訴我打聽的結果，目前汽車，只能開到余田橋，由余田橋到邵陽，還有百餘里，那邊的公路橋樑，尙待修復，土匪也多，去不去還要斟酌？我們因爲所帶路費不多，不能久候，又恐情況發生變化，遂決計到了余田橋再作道理。

早飯後，在衡陽西站搭上汽車，車上極爲擁擠，搭客中軍人商人學生女眷，各色的人都有，有從武漢來的、有從台灣回來的，在秋陽的曝曬下，如坐蒸籠。九時許方始開車，一路上顛簸非常，下午一時到達余田橋，該處於本年春間，曾遭水災，房屋十毀八九，損失慘重，剩存旅館數家，四壁蕭條，駐有廣西部隊一連，向邵陽方向警戒，似乎邵陽局勢，尙未澄清。我們找了一棟破房，房東是一個老太婆，有兒媳各一，境況甚苦，經我們一再交涉，始允在廳堂借住一宿。喫完午飯，和那些同車來的人計劃明天如何到邵陽去，原乘的汽車已轉回衡陽，走路又怕遇上土匪，大家都面面相覷，誰也想不出好的辦法。黃昏後，正擬安息，駐軍突然前來檢查，因爲幾位學生的路條，是鄉公所發的，填寫日期，稍有錯誤，惹了一場麻煩，幾經解釋，始告無事。

十二日晨，有一輛汽車由邵陽方向開來，探詢的結果，乃是工兵團担任修復橋樑的，馬上要開回衡陽，大家咸感失望，有幾位異想天開的搭客，竟去向該車負責人交涉，請其開轉邵陽一趟，錢能通神，居然成功了。上午十一時，安抵邵陽，這是事變後由衡到邵的第一輛車，回想沿途

經過的許多曲折，至此才鬆了一口氣。

### 張師長坐鎮邵陽城

在邵陽西關下車以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破瓦頹垣，這就是前幾天中央空軍轟炸的成績，由於猛烈的轟炸，把在邵陽倡亂的那班叛逆份子，嚇得溜之大吉，但大街上却只見炸了一處，據說是轟炸駐紫文廟內叛軍的電台。邵陽的街道較之長沙、衡陽爲整潔，市內秩序，尙未完全恢復，滿街都是地攤，各種番號的士兵，擁來擁去，異常紛亂，到處都貼着反正歸來官兵報到歸隊指示駐地的字條，顯而易見的，邵陽仍籠罩着緊張和恐怖的氣氛。

我們在東關橫街，找了一個小舖店住宿，經過幾番探詢，才知道陸軍第十師的代字和張師長的住址——中和街九十六號——按址往訪，說是已回岩口舖司令部，過河到十四軍軍部打電話，回說在白雲舖指揮作戰去了，忙了一天，還沒有接上頭，頗感懊惱！

第二天早上，在大街上邂逅該部軍需處副主任，獲悉張師長已由前方回來，遂往走訪，相晤之下，雖然闊別了八年，他仍是那樣年輕，那樣親熱，談到時局方面，他將長沙事變的內幕，和邵陽轉危爲安的情形，詳細的敘述，原來陳明仁的叛變，是受了程潛的影響，而程潛的投共，又是受了林祖涵——程逆親家共匪重要首領之一——和李逆明灝等的勾引，加上某系勢力的壓迫，更是「逼上梁山」。在事變前部署非常周密，邵陽方面，則由彭杰如、王勁修等負責策動，第十

師本是彭王的舊部，滿謂可以牽着鼻子走，不成問題，其餘各部，都已接洽妥當，不料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第十師不但不為所動，反舉起義旗，以敏捷的行動，攻佔邵陽，給叛部以無情的打擊，擋住危局，申張正義。接着七十一軍、九十七軍和一百軍，都相繼反正過來，程陳兩逆賣身投靠的禮物，只剩下幾千破爛不堪的保安團隊而已。

邵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大縣，人口一百六十餘萬，地當衝要，為衡陽西北的重鎮，邵陽如果淪入敵手，不僅衡陽感受威脅，無險可守，就是湘西的門戶，也已洞開，敵人可以沿洪寶路長驅入黔，整個戰局，早已改觀，幸有第十師深明大義，奮起一擊，給叛逆澆了一盆冷水，抱頭鼠竄，士氣民心，為之一振，接着第三兵團又在青樹坪打了一個勝仗，假若當時能够集結兵力，爭取主動，乘勝北進，勝負之數尚未可知，惜乎當軸



本文作者歐陽明先生自越南返國後任職海軍總部時的照相。

諸公，一味保全實力，處處被動，處處挨打，處處喫虧，弄到後來不可收拾的地步，致邵陽這次轟轟烈烈的義舉，只不過把湖南戰局，多拖延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筆者在邵陽第十師辦事處，住了幾天，幾位學生，也都分別介紹了工作，心理較為安靜，張師長去到巨口鋪指揮作戰，以戰況較緊，派車把我送到武岡，十五日上午由邵陽動身，汽車發生故障，需要修理，是晚在桃花坪歇宿，十六日午后三時許，才到達武岡。在武岡駐防的，有該師直屬部隊一部及廿九團全部，由副師長唐士淵負責統馭，師附姜文齋為之輔助，唐姜皆為老友，相見甚歡，此間距離前方尚遠，市面仍極安定，我因為作客的關係，鎮日無事，除了看看書報外，有時遊覽當地的名勝，有時找朋友下幾盤圍棋，日子倒容易過，不覺混了半個多月，這時前線部隊，早於十八日開始反攻，廿一日克復新化，繳獲頗多，匪軍向安化方面宵遁，恐慌異常。張師長來電相邀，遂於九月六日乘車抵達新化，一見街市整潔，建築壯麗，不禁使我驚異，想不到這座山城竟有這樣的規模？這樣的殷富？

第十師司令部駐紮城西的「南園」，是新化一座有名的巨廈，房東叫做銀菩薩——該縣以開礦起家者甚眾，以財富之多寡，而有金菩薩、銀菩薩、銅菩薩等等雅號——這座房子的規模氣派，旁的縣裏很少見過。新化礦產豐富，錫礦山所產的錫，名聞全球，在軍事工業上有很高的價值，因此，地方非

常富裕。這次該縣的克復，無異對國軍又打了一針興奮劑，黃主席和建設廳王廳長力航等都親來慰問部隊及考察地方情形，並計劃修築通錫礦山之公路，搶運錫砂。附近各縣地方武力，原已附敵者，現都相繼反正，這真是一個有為的時機，無奈當時華中長官公署，對戰局似乎別有打算，湖南省府當局，也被幾個堅桿子的頭目，鬧得頭昏眼花，無法作為，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沒有看見一項新的措施，什麼總體戰，不過好聽的名詞，事實上一般老百姓，並沒有動員起來，當然更談不上配合軍事，發生力量，至於閩錫山院長所提保衛大西北的方案，見解固極透關，計劃也很精到，惜乎為時太晚，未能見諸實施，大局即已糜爛不堪了。

### 衡邵撤退且戰且走

按照當時敵我的態勢，東起沅水，沿着衡山青樹坪，西迄激浦辰谿，形成一道弧形的防線，在這一條防線上，新化是最突出的一點，土匪軍的牽制也最大，經過雞叫岩和錫礦山幾次戰役，匪軍碰了釘子，才算安定一時，到了十月上旬，情勢突變，匪軍以一部迂迴湘西激浦、沅陵、洪江安江，相繼失守，主力則自湘潭沿潭潭口路南犯，與我七十一軍在兩市塘對戰，衡寶交通，已被切斷，武岡亦同時告警。另一方面，湘江東岸之匪軍，由安仁進佔耒陽，直逼衡陽，很顯然的，衡陽的放棄只是時間問題，而我們遠處衡邵前面數百里，早已陷入敵人的包圍圈內了。

十月四日，部隊奉命開始向邵陽撤退，安化

之匪，也節節進逼，在新化城東之南台山，激戰了一晝夜，到五日下午，才撤退完畢，司令部退駐田心舖。這一戰役，雙方傷亡均重，我南台山守軍一部被匪包圍，有其排長誑敵偽降，俟其接近，迭以機槍掃射，死敵無算，最後壯烈殉職，另有戰士兩名，奉命破壞浮橋，被匪擊傷，仍滾近汽油桶，點燃汽油，完成任務，葬身火窟，這種忠勇的壯舉，真是可泣可歌。

在田心舖駐紮的第一晚，正是舊曆中秋佳節，原來在新化過節的計劃，算是被打破了，雖然是晚也吃喝了一頓，但是白天跑了一天路，大家都感覺疲乏，很早安睡讓這良宵悄悄地溜了過去，我仰望窗前明月根燭國事，想念家庭，心中感慨萬千，一夜不能成眠。

爲了等待藍田方面部隊的集結，六號仍在田心舖宿營，七號開到巨口舖，奉到命令，担任栗坪迄桃花坪之線的警戒，八號司令部移駐塘塘，沿途所經之地盡是樹木繁密，竹林陰森，我記起韓大仙在新化降岳的詩句，「竹林深處且停奔」，心理未免有些疑懼。九號由碑記塘移駐塘頭，舉目四望，遍山都是竹林，這天下午，卅團陳團長寶瞻送來情報，云有約兩萬餘人的匪軍，由新化南竄，前鋒已經過栗坪，正向灘頭急進中，我建議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並對共匪行軍迅速，提請特別注意，當時大家以情報未見確實，扶乩更是一種迷信，因此都不在意中。旋接軍部電報，限十號黃昏前到達桃花坪待命，爲了爭取時間，採取捷徑，是日循山道進行，以警衛二營任前衛，警一營任後衛，一八八團——與二九團

對撥，原二九團編入六十二師——任左側衛，右側與卅團廿八團切取聯絡，部署可稱周密，但事實上——一八八團出發較遲，跟在師部後面行進，並且在大橋分路處轉向右邊大道，變成了右側衛，因之左翼完全空虛，而灘頭之匪，恰在我之左翼。那天正是十月十日雙十節，大約上午十一時許，行至荷香橋附近之某山地，剛要出口的時候，忽然前面發生槍聲數響，其時前衛營已全部下山，張師長和幾位高級人員，趕忙下馬，下令停止前進，疑係友軍誤會，一面吹號連絡，一面傳令警一營及直屬各連隊速佔陣地，準備接戰，誰知正在展開之際，迫擊砲彈已接二連三的落到附近，機槍聲也咯咯地響個不停，前衛營杳無消息，情況異常緊迫，張用斌師長正傳令向敵包圍衝鋒，而匪兵却已衝到面前來了。五星的帽花，顯出是匪的正規部隊，司令部既被衝散，部隊也多失了掌握，匪軍復從兩翼緊緊包抄壓迫，退路又爲輻重行李所擁塞，情勢萬分驚險，一警聞，師部同僚，均已失散，我急不擇路，往後狂奔，在衝下山坡的時候，左前方正落下一顆迫擊砲彈，煙灰瀰漫稍不留心，左腳蹙了一下，深恐爲敵所俘，顧不得足痛，沿山麓急走，槍彈嘶嘶在前後左右示威，足上的鞋子幾乎陷在泥田裏無法拔出，狼狽之狀，不堪憶述。

### 散而復聚 躑躅前行

總算湊巧，在混亂的場合中，會合了張師長劉參謀長澤霖，姜師附文齋，軍需主任劉鶴，軍醫主任李剛毅，及前十四軍政工處主任吳興幹等，司令部高級人員除了副師長唐士淵和參謀主任

鄒洛外，都已到齊，大家略爲安心。約莫走了十里路的光景，槍聲纔漸漸稀疏下來，在路上陸續繼續聚集了近兩百的官兵，多是徒手，有槍的不上卅人，可說完全沒有戰鬥力了。大家在一個小村子裏休息了一會，商量突圍的方向，我力主向北轉西，找尋我們的主力，同時向敵後轉進，出敵不意，比較安全，當時也有主張向灘頭方面鑽隙轉往桃花坪的，結果張師長採納了我的意見，是晚九時，仍宿營塘頭，我因左足劇痛，右足連日冒雨行軍，亦爲濕氣所浸，寸步難移，勉強雇了一付臨時担架，細雨濛濛，道路泥滑，黃昏後摸索前進，跌下了好幾次，不敢做聲，幸好昨天晚上睡過的稻草，還未移動，此刻疲累已極，不管三七廿一，躺在草裏睡了一覺，次晨二時，即行出發，我仍睡在担架上動彈不得，兩個担架兵，一個是廣西口音，一個是新化口音，一直抬着上高山，頗吃不消，不免埋怨，但是我却一步也不能行走，祇有叫學生伍崇德替他們換了幾肩，上山以後，休息了一陣，繼續前進，因爲雨後尚有朦朧的月色，能够辨出是向西走，幾個鐘頭後，担架已落伍下來，同前面部隊，失去聯絡，兩個担架兵也抬不動了，無論如何，不肯再走；我這時萬分着急，在無可如何的當中，叫學生找了一枝拐杖，一手扶着學生的肩膀，一手支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慢移動，讓担架跟在後面，略事休息，誰知過了一個岔路，兩個担架兵竟悄悄溜了，剩下來作伴的，只有一個學生，夜是那樣的靜寂，除了一兩聲淒厲的鴉叫外，什麼也聽不見，路是那樣的複雜，又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僅僅

知道他們擬走的方向是西南而已，夜間在生疏的地方，辨別方位，很不容易，何況是迷濛的月色，更是荒僻的山徑呢？伴隨我的學生是初離學校的青年，遇到這種境况，他忍不住要哭了，我一面安慰他，一面憑着在軍隊中任職幾十年的經驗，判定那是部隊走過的路，跟着前進，到黎明的時候，走下山坡，看見一個村莊，露出燈亮，犬吠聲和人語聲非常嘈雜，料到部隊一定從此經過

怕戴綠帽子

不久，或者會有落伍的在此休息，走進村子去，就有許多老百姓圍攔上來，我告訴他們所以落伍的原因，他們都很同情，留我在那裏休息一會，天明再走，並且指示我部隊所走的方向和路徑，在晨光熹微中，到達黃泥坎，部隊果然在那裏休息，雖然精神非常疲乏，脚也痛得厲害，但既趕上部隊，心中也就輕鬆了許多。我找到張師長等，大家擠在稻草裏睡了一會，胡亂吃了一點東

西，正在研究前進的目的地，忽然外面一陣驚惶，傳說附近某處發現了匪軍，這時我們的力量，莫說匪的正規部隊，就是小股土共，也談不上抵抗，於是趕忙隱蔽在竹林內，一面派人向各處偵察，過了個多鐘頭，據便衣偵探回報，前面所發現的部隊是卅團，已經取到連絡，該團並已派兵一連，前來迎接師長，大家才吁了一口氣，由沉悶驚恐的情緒中，轉露着歡欣的笑容。

編者按：本文摘自何敏先生名著「姑妄言之」，姑妄言之一書由何敏

先生親自校訂並請名漫畫家牛哥（

李費蒙先生）精畫插圖二十多幅，

由中外圖書出版社收入中外袖珍叢

書，隆重出版每册定價三十五元郵

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帳戶。

傳說某皇帝喜生龍子，國祚傳繼有人，大

宴羣臣以示慶祝。在文武百官齊集殿上朝賀一

番之後，便大開筵宴。某大臣領班羣僚，代表

向皇帝「萬歲」獻詞：「恭喜陛下，天賜寧馨

；徒愧臣等無功受祿，叨享御宴。」皇帝一聽

之下，勃然變色，面斥道：「這成什麼話？生

皇子是我和皇后的事，經不起別人參加，幸好無功，要是你們有功，豈不成了幫我生皇子嗎

？」此之謂，說也說錯，怪也怪語，某大臣自然用詞不當，某皇帝又何必橫生疑念呢？正如反共故事「土包子下江南」的漫畫集中所述，情節非常相近。

它敘述毛共竊據大陸，無論大共幹、小共幹，一個個土埋土氣，說不上智識，更爾談什麼風度，簡直是一夥「土包子」。他們淪陷了江南，不懂的自以為懂，胡說八道，笑話百出。

吃香蕉連皮一併吃，抽水馬桶當飲料缸……還有，他們天天要接受很嚴格的訓練，被灌輸

數不清的「毒素」，口頭總是千篇一律稱道毛

酋澤東是「神」，是「救星」，什麼收穫一甚

至一宿一餐都非說由於毛酋「賞賜」或「恩賜」不可。這也是毛酋賞賜，那樣也是毛酋恩賜，越是老牌的共幹，次數越更說得多，聲音

越更叫得響，上行下效，風靡一時。

某日某高級幹部在他「吃小灶」的「特級公館」，為他的出生「少爺」舉行湯餅筵，不

少的井崗山老幹部、延安老幹部均被邀參加。當主人在賓客到齊時候，叫他的「夫人」將

剛滿三天、又白又胖的嬰孩抱出來給大家見面，讚美之詞，不絕於耳：不是說「小少爺」長

得有福氣，便是說真够英俊……某高級老幹部老來得子，已够高興，再聽到這般恭維，更

樂不可支，連聲致謝，並且說：「那裏，那裏？這全是「毛主席」所恩賜。」話方說完，沒

料到他的年輕「夫人」突然大發脾氣，罵道：「什麼！別樣恩賜可以說，這樣却萬萬不可。自己的兒子說成恩賜，難道你甘心戴綠帽子麼？」

何敏